



入党考验

□马庆民

读军校时，我们学员队每年都有两个人党名额。经过班排推荐，我成了候选人之一，在三个月的全面考察后，我最终留在了三人名单里——陈超、黄小虎、我。

我们三个都算出类拔萃，但又各有所长，一时间，队长和教导员难以确定。

不久，我们去野外开展军事地形课，大队政委来现场观摩。休息时，教导员向政委说起了预备党员人选难定的情况，想向大队再争取一个名额。

政委听后哈哈大笑，“看来这三个小子都很出色嘛，竟让你这个教导员难以取舍了。我看这事很简单，去把这三个小子叫过来，我来考验一下，保准立马分出伯仲。”

其实政委定下的考验很简单，就是让我们从上课的野外跑回学校大门，距离6公里，看谁完成得好。

我心里想，自己是学田径出身，三个人里面，我平时五公里成绩最好，政委这是明显偏心于我啊！不由得心生欢喜、志在必得。

政委没有提要求，也没定规矩，直接发令，开跑。很快，我

就轻松地把他们两个甩在了身后，最后连人影都看不到了。

我毫无悬念地第一个跑到学校大门，面露喜色地等着第二个回来的人。但过了很久，等来的却是他俩坐着政委的车回来了。

我以为他们中途放弃了比赛，刚想上前询问，却被走过来的教导员拦下，表情沉重地对我说，你没有通过考验，入党的事，等明年吧！

我顿时一头雾水，感觉考验不公不正，明明我是第一个完成任务的，怎么就没通过呢？仗着年轻，血气方刚，我非要上前和政委理论一番。

政委却径直走过来，拍着我的肩膀说，“是不是不明白为啥被淘汰，不服气？”

我使劲点点头。“其实这次考验，我不是要看你们谁跑得快，第一个冲过终点。我是想看你们能不能发现别人的困难，懂不懂取舍。”

“别人，取舍，啥意思？”
“回来的路上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拉煤的老大爷？”政委问我。

我努力回想，好像有，好像又没有，确实没什么印象了。

“那跟这次考验有什么关系呢？”我问。

“那个老大爷是我事先安排好的。你想啊，一个年纪很大的老人，拉着重重的一车煤，正在对着高高的陡坡发愁，是不是需要帮助。而你呢，眼里只盯着终点，心里只想着成绩，自然没留意。但陈超和黄小虎却发现了，还放弃了正在考验中的任务，去帮助大爷推车，翻过了那个大坡。这就是你没有通过考验的原因。因为你眼里只有自己的得失，而看不到身边真正需要帮助的人。这也是你同一名党员的距离。”

接着，政委又语重心长地说，“你们毕业以后，都将成为基层管理者，以后还有可能走上领导岗位，如果搞不清楚自己入党的初心，那不光是我们教导无方，更是对党组织的不负责任！如果不能通过入党前的考验，那就更难经受住成为党员干部后的各种诱惑。”

政委的一席话，润物无声，不仅为我找准差距，也为我指明了方向。

如今，二十多年过去了，我已成长为一名久经考验的老党员，不管在什么岗位，不管是什么职务，我时刻牢记着入党前的那次考验，时刻牢记着自己入党的初心！



■图片故事

风的来源

□赖雨冰 文/图

别的地方的风是没有形状的，但铁路上的风不一样。总之，身为一名铁路工人，长在我心里的风有时是一株小麦，有时是一朵粉色的花，有时是一片碧绿的芦苇，有时则是一条无尽头的铁道线。怀揣着这样的秘密，我便看到更多令人动容的景色和听到更加美妙的音符。比如，一辆调车从我身边开过，穿蓝灰色工作服的调车人员劳作中的喘息，在我耳边就是列车钢轮摩擦铁轨的“哐当”声，这种声音穿透大地的表层，仿佛成了大地有力的脉搏。我曾经像观察勤劳的蜜蜂一样看着他们从春天忙到冬天，最后，他们小麦一样葱茏的背影成了我向往的风景。在他们耳边呼啸而过的风就这样长在了我心里。

随着工作地的更换，我曾在一个机车出入库工作，那里有一株粉色的桃花。春天的时候，桃花满树，每一朵都带着撩动人心的美在星光下盛开。一群铁路工作者顶着黄昏的霞光一直工作到早晨红霞初现，他们在桃花下穿梭，机车每一次进库和出库都在他们的劳作中化作清脆的汽笛声。粉红的桃花飘进我的视线，那些扳道员、上油工人、司机，披着花瓣的轻盈脚步不小心变成了风，长在了我心里。

一辆绿皮火车把我带到新的纬度。那里汇集了铁路上所有的工种，我看到电力工人在接触网上攀登，穿着黄色防护

服的身影一点一点高大起来，仿佛一伸手，就能接触到天空。骄傲不羁的接触网成了轻松演出的舞台，那微微颤抖的白云变成风，长在我的心里。

一群线路工人在铁路线上忙碌，他们使用的工具有现代精密的仪器，也有粗重的羊镐。使用羊镐时抡起的胳膊在半空中划出优美的弧度，石碴迸发出一片火星，如璀璨的烟火，不远处，一片绿色的芦苇丛致敬似地弯腰，那一瞬间，有风长在我的心里。

我也看过车站客运工作人员，在春运拥挤的人群中忙碌，她们热情的双手和温暖的语言像是一盆燃烧着的炭，把焦急而又慌张的回家脚步变得从容和轻松，在候车室、站台上连轴转的身影带出了一股春天的风，轻柔地落在我的心上。

还有很多忙碌的铁路工人，他们坚毅的目光就像机车前面那两束明亮的车灯，照亮了绵延万里的铁路线，让前方变得光明、平安。于是，绿皮火车在这些奋斗的灯光下越跑越快，变成动车、高铁，奔驰在苍茫的铁道线上。速度表里不断攀升的公里数是风的记忆、风的传奇。

而我现在知道，长在我心里的风就是列车奔驰的速度。那些敬业的劳作，都是为了让列车变得又快又平稳。是的，谁不爱列车那闪电一样的剪影呢？

李泽厚的四个“静悄悄”

□许民彤

李泽厚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、巴黎国际哲学学院院士、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，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哲学、美学研究，其代表作有《中国近代思想史论》《美学论集》《美的历程》《批判哲学的批判》等。

得知李泽厚逝世的消息后，国内的很多文化学者纷纷发表文章表示悼念、缅怀，赞扬他在哲学、思想和美学方面的建树和贡献。

有人说，怀念李泽厚，其实也是怀念那个时代的“美学热”。的确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“美学热”中，李泽厚被青年人尊为“精神导师”，在知识界极具影响力。当时，李泽厚的《美的历程》成为超级畅销书，销量达到了几十万。据说，他每到社科院哲学所上班的时候，就会有很多慕名而来的人，和他讨论问题，一直追随着他到食堂吃饭……

有人称赞他是“一个永远活在思想里的人”。人文学者刘再复就曾这样评价说：“李泽厚是中国大陆当代人文科学的第一小提琴手，是从艰难和充满荆棘的环境中硬站立起来的、中国最清醒、最有才华的学者和思想家。

像大石重压下顽强生长的生命奇迹，他竟然在难以生长的缝隙中长成思想的大树。”

但是，面对他拥有的学术上丰硕的研究成果，思想界被青年人尊为“精神导师”的种种光环，李泽厚却又十分谦虚低调，“我没有那么多故事，一生简单平凡”“书就是人，人就是书。”

记得李泽厚说过他自己有四个“静悄悄”。这第一个，是他静悄悄地写。李泽厚一生从没报过什么计划、项目、课题，出书或发表文章之前从不对外说。这第二个，是“静悄悄地读”，李泽厚说“我有一群静悄悄的认真的读者，这是我最高兴的”“我的书既没宣传，也没炒作，书评也极少，批判倒是多，但仍有人静悄悄地读，这非常之好。我非常得意。”

笔者以为，这正是反映了李泽厚作为哲学家、思想者的精神特质。李泽厚思考的是，人的本质不依赖于外部的环境，唯一要紧的就是灵魂的意向、灵魂的内在态度，这种内在的本性是不容扰乱的。他深知，当一个人能有所作为时，应当想到的是，一经选择、一经决定，便得使自己的精神安静，维持自己内心的秩序

与和谐。因此，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在这个浮躁的时代，他能够坚守心灵的安静、精神的安静、生命的安静……这成为他主要的人生态度，李泽厚就这样说过，“人活着”应“以落寞心情做庄严事业，恰好是现代人生”。

李泽厚的另外两个“静悄悄”，是“静悄悄地活”“静悄悄地死”。李泽厚希望自己“孤独地度过一生”，这既可以说是他作为哲学家精神气质的表现，也是他进行精神创造活动的基础，正是在这种安静、孤独的精神状态、生命状态中，完成了他的哲学思想、美学思想以及自我的建构。

记得柏拉图曾说“哲学就是死亡练习”“真哲学家，总是专心致志从事死亡，因此，他们在一切人中最不惊慌失措”。作为哲学家，李泽厚肯定是绝对不会回避“生死”这个问题的。在对待生与死的问题上，李泽厚早就做过一番彻底的思考。李泽厚说，自己的父母都在四十岁之前去世，能活到这个岁数觉得是种偶然。对待生死，李泽厚不仅达观，也是平静自然接受命运的一切安排的态度。这又让笔者想到了罗素的一段话，当想到死亡问题时，最好以一种坚韧的 viewpoint，从容而冷静地去思考它，而不要有意地去缩小它的重要性，相反地对于能超越它应感到一种骄傲。是的，当一个人的思想如落霞照耀着人们的时候，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的时候，死也就不足为惧了……

■征稿启事

“我的入党故事”

2021年，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，百年恰是风华正茂。无论你的党龄40年、30年、20年……不管时光怎么流逝，岁月如何变迁，当你想起入党宣誓的场景，是否依然热血沸腾、心潮澎湃。你还记得你入党时的难忘故事和感人情节吗？你成

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经历是怎样的？你是怎样践行党的宗旨履行党员义务的呢？为展现首都职工在党的领导下守初心担使命的生动故事，本报面向全市职工开展“我的入党故事”征文征集。字数800字以内为宜。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由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